

已 索

独 幕 話 剧

星期天的礼物

韓 紹 安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• 独幕话剧 •

星期天的礼物

韓紹安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沈陽

320.0 (R) 售

星 期 天 的 礼 物

韓 紹 安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• 56印張 • 13,000字 印數：1—24,074

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T10090·95

定價（5）0.08元

人物：王俊秀——十八歲，高中二年級學生。

王大娘——五十多歲，俊秀的母親。

王俊萍——十五歲，初中二年級學生，青年團員，俊秀的妹妹。

馬瑞芳——十七歲，青年團員，俊秀的女同學。

石 光——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，俊秀的男同學。

時 間：初夏，一個星期天的上午。

地 點：王俊秀的家里。

布 景：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，屋內擺設簡單、朴素。右面有一張八仙桌和兩把椅子，桌上放着馬蹄表、收音機、兩小盆花，還有一把茶壺和幾個茶碗。正面有扇窗戶，窗下放着一張鐵床，床上疊着整齊的被褥。牆上挂着毛主席像。左邊有通向廚房的門。

幕 啓：屋裡很靜，只有王大娘一個人坐在床上，戴着花鏡，做針綫活兒。片刻，王大娘走到鐘前看了看。

大娘：都十點多了，俊秀這孩子怎麼還沒回來，往常早就到家啦。（走到廚房門前）俊萍呀，俊萍，噯！轉身的工夫就不見影了。這壺水又開了。

（這時俊萍連蹦帶跳地跑進屋來。）

俊萍：媽，媽。

大娘：什麼事？

俊萍：快走吧，咱們也看电影去，人家前院老楊家大嫂，后屋的

李四嬸都去啦。

大娘：着啥急，她們去看咱們不去，等下星期咱娘倆再去看。

俊萍：不嘛，下星期就不演“秦香蓮”啦。这个片子可好啦，講的是包公怒鋤陳士美。你不是老說愛看古裝的嗎，這片子就是古裝的，還帶唱的哪，可好啦！媽，快點走吧。（用手扯着大娘。）

大娘：好了頭，別纏媽了，你願意看，你就自個兒去吧。媽嫌道遠，走不動。

俊萍：咱們不會坐電車？

大娘：坐電車，媽怕擠的慌。

俊萍：那……那我背着你去。（說着就要動手。）

大娘：俊萍，媽說不去就不去。你不知道嗎，今兒個是星期天，等一會兒你哥哥興許從學校回來。咱們都走了，家里一個人也沒有，誰侍候他？

俊萍：怪不得你不願意去，原來是等我哥哥啊！他也不是七歲八歲的小孩，都十八、九歲了，還得人侍候啊！看你把他慣成什麼樣子啦！

大娘：看叫你說的，我淨慣他了，沒慣你？

俊萍：媽，我不是說你沒慣我我不高興，我是說，你這麼做不對。

大娘：怎麼做對？跟你去看電影去就算對了？

俊萍：（有些急了）媽，你怎麼說這話呢？我這是為你好呀。真叫人生氣。

大娘：（愛撫地）得了，別生氣了。一會兒等你哥回來，他若沒有什麼事兒，咱娘倆再去。

俊萍：（高興地）媽，這回說話可得算數啊。不去可不行啊！

大娘：誰當媽的還跟自己的女兒撒謊。俊萍，你到廚房去再添

鍛煤，別讓爐子滅了。一會兒你哥哥回來，好做飯。

俊萍：哼，我媽一天淨核計這些事兒。（進里屋。）

（這時，王俊秀背着一個大包袱上。他站在房門口敲了几下門。）

俊秀：（故意尖聲尖氣地）老王家，你們家來客啦！

大娘：（聞聲急忙收拾活計整理床）俊萍，你看誰來了，快出去接接。

俊萍：（從廚房里跑出來）噯。

大娘：那來的客呢？

（俊萍跑到房門口，和俊秀鬧個碰頭。）

俊秀：你們不用接了。媽，是我回來啦。

大娘：看你這個孩子，還是這麼不定性，不管和誰都開玩笑。哎呀，這麼大個包袱，你怎麼還背着不放下呢，看，把你都累壞了，怎麼也沒雇個車，快到床上歇一會兒吧。

俊秀：咳！可把我累壞了，從車站背到這兒，走了十好幾分鐘，都快把我累散架子了。

俊萍：哥，你是“七老”了，還是“八十”了，背這麼點東西，就累散架子了？

俊秀：哎，俊萍你那能這麼說哥哥呢，真是的，一個中學生，連一點禮貌也不懂。

俊萍：禮貌？

俊秀：是啊，你沒學習過“中學生守則”嗎？在“中學生守則”的第三……第二十八條，頭四個字就是“尊敬長輩”，而你却在嘲笑和奚落長輩，這不是公然地違犯了“中學生守則”嗎？

俊萍：嚇！哥，你可真會聯繫實際啊。

俊秀：當然囉，這是我一貫的學習作風。

俊萍：（笑了）可是，哥，我問問你，“中學生守則”一共才十八條，剛才你說那個第二十八條，是從那兒弄來的呀？

俊秀：这个……噢……这个……我上大学都把这忘了。

俊萍：那个！你到底是从那儿弄来的呀？

俊秀：噢，大概是叫我把它记颠倒了。（摆起老资格）不过，俊萍，当别人给我们提意见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，不应该吹毛求疵地去挑剔人家的形式。十八条也好，二十八条也好，反正，你是违犯了学生守则。你拿这种态度来对待我的批评太不对头了。

俊萍：我不对头，你那二十八条对头？

大娘：什么头不头的，别争辩这些闲事啦。俊萍，你去看看爐子里的火欢不欢，快去给你哥哥做饭。

俊秀：妈，你甭费心了。我在学校吃过了。

俊萍：这回怎么的啦，太阳从西头出来了？

俊秀：哼！你哥哥也不比你傻。今天早晨，我一看学校食堂做的是大米干饭，两个菜一个汤，我那能空着肚子回来呢。

大娘：这回你可吃饱了吧？

俊秀：还没有吃十分饱。

大娘：怎么没吃饱呢？

俊秀：妈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，我若是吃得太饱了，回到家可怎么办哪，双方面都应该照顾到嘛。

（大家不禁笑了起来，片刻。）

俊萍：（突然想起）妈，这回可该走了，他已经吃过饭了。走，妈，快走吧，来，我给你找衣服。（打开衣櫃给妈妈找衣服。）

俊秀：妈，你们要上那去？

大娘：你妹妹叫我和她一块儿看电影去，你说妈去不？

俊秀：什么片子，到那看去？

大娘：什么包公和陈士美呀，到亚洲去看。

俊秀：啊，“秦香蓮”哪。这个电影是不錯，很适合你看……

俊萍：（把找出来的衣服拿到王大娘的面前）媽，你听着沒？我哥哥也同意你去呀。來，我帮你換衣服。哥，你給咱們看家。

俊秀：怎麼，你們这就要去呀？着啥急呀，等下午我帶你們去。

大娘：对，等下晌咱娘三个一塊兒去。

俊萍：还等下午干什麼？这就去唄。

俊秀：还是下午去好。

俊萍：下午人多挤得慌。媽，走，他不去，咱倆去。（給大娘解圍裙換衣服。）

俊秀：（有些慌了）喂，俊萍，你慢着点。來，過來，我有点事想和你商量商量。

俊萍：什麼事你就說吧。

俊秀：我从学校里給你帶回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，求你帮助我完成，完成以后，咱們就一塊兒看电影去。

俊萍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？哼，沒好事儿。

俊秀：你哥哥还能教你干坏事呀，你沒看見这个小包嗎，这里面是我的一些沒洗的衣服。过去，这都是由媽媽她老人家洗，可是，現在我一考慮，媽媽已經上年紀了，應該讓她老人家休息休息了。你已經長這麼大了，还一直沒有在实际劳动中受过鍛煉，还很缺乏做实际工作的本領，所以，这件工作由你來完成，那是再合適也不过的了。

俊萍：干什麼！鬧了半天还是想叫我給你洗衣服呀。你抓我的劳工可抓不去。謝謝你的好意，我不需要这样鍛煉。

俊秀：（一板正經地）啊，你在說些什麼？劳动是光荣而又豪迈的事業，你对它是怎麼認識的？

俊萍：哥，你應該先問問你自己，你对它是怎麼認識的？

大娘：你看你們兄妹倆，到一塊兒就吵架。俊秀，你別跟她吵了，她不乐意給你洗，我給你洗。

俊萍：媽，今天你也不能給他洗。

俊秀：俊萍，你这可太不对了。你不但对劳动缺乏正确的認識，就連兄妹之間的情义都不懂。你想想，就連一般的同学和朋友还講互助友爱呢，我們好歹还是親兄妹呀，無論做什麼，我們都應該互相帮助、互相諒解才对呀。

大娘：俊萍，你哥哥这話說的对呀，兄弟姊妹誰用不着誰，別学那麼“个别”。

俊萍：媽，这得分做什麼事呀。互相帮助，难道他連洗自己的几件衣服都需要別人帮助嗎！哥，現在，你什麼也不学着做，什麼都叫別人侍候，將來你怎麼辦？还說別人对劳动缺乏正确認識，我看你这才是輕視劳动，毫無劳动观点呢！

俊秀：呵！你倒給我乱扣起帽子來了。（板起面孔）俊萍，我覺得，你自从去年考上中学以后，忽然变坏了，小小的人倒傲慢起來了。

俊萍：我傲慢还是你傲慢，自己的衣服硬逼着別人給洗，別人不給洗就說人家傲慢。我看你不但傲慢，而且还是个懶漢！

大娘：俊萍呀，你当妹妹的怎麼一分也不讓，少說兩句不行嗎？

俊秀，你別吱声了，媽能叫你穿埋汰衣裳嗎？

俊秀：媽，我不是为了叫她給我洗衣服才和她爭吵，我是为了讓她对这个問題有个正确認識。在新社会沒有劳动观点，那能行呢！俊萍，你也別上那麼大的火，有話咱們慢慢說。剛才，你是把我的話給誤解了，我并不是不能洗，也不是不爱洗，是洗不好。因为这种工作不適合我做。

俊萍：啊！这不是你應該做的，是誰應該做的？誰應該侍候你？

怪不得你这样，你还存在着重男輕女的資產階級思想啊！

大娘：哎呀！俊萍，你这是怎麼的啦？你怎麼不管什麼話都說？

你哥哥怎麼又是資產階級啦？

（俊萍氣的差點哭了。）

俊秀：俊萍，你別理會錯了我的意思，你也別太自以為是了，別覺得自己是个團員就什麼話都說。你要知道，你还小哪，你還不懂得生活的真正意义，你对很多事情还不能理解。比如說，男女平等這是指在政治上、經濟上的平等，這并不等于在社會勞動分工上也一樣，像洗衣服這樣的活兒，你們女孩子做总比我們小伙子做合適多了，假設，現在咱們家自來水管子壞了，沒水吃，而我能袖手旁觀嗎？能叫妹妹你去挑水嗎？

俊萍：唱的倒比說的好听，我算認識你了。你就學會了這麼一大套理論和什麼假設，說的是冠冕堂皇，實際做呢一點也不動。

俊秀：（借高下台階）行了，別那麼吹毛求疵啦，這件事你還得幫哥哥的忙，哥哥是不會忘掉你對我的好處的。你別看這麼一大包子，可淨是些單衣服、小物件，都特別好洗。不信你就看看。（打開包袱）來，你看，襯衣、秋衣、秋褲、襪子、褲衩、手套、口罩……口琴，對了，你一邊洗，我一邊給你奏樂，給你吹“勞動花兒開”，你不願听口琴，我也可以給你唱几支優美的民歌。（又去翻包。）

俊萍：算了，沒人听你那一套。（在俊秀翻包的時候發現成績冊，很快地搶過來，打開）媽，你看，這是他的成績冊。

俊秀：（吃驚地）快給我，你快給我。你看它有什麼用處？（去搶。）

俊萍：你可真是的，平常一次也不往家拿，這次拿回來還不讓家

長看看。

俊秀：咱們學校沒有這種制度，你當像你們初中學生那樣，每禮拜還得讓家長看一看。

俊萍：（發現在成績冊上有父親蓋的戳）哥，你們學校沒有這個制度，這上面怎麼蓋着爸爸的戳呢？

俊秀：什麼事你都管，蓋不蓋戳和你有什麼關係？

大娘：俊萍，你管這個幹什麼，你爸爸的戳又不是什麼大官印，他樂意蓋就蓋唄！

俊萍：（不服氣地）媽，他多咱和你要過爸爸的手戳，這些戳都是他偷着蓋的。啊！怪不得今天你把成績冊帶回來了，還是要偷蓋爸爸的戳啊。

俊秀：（發火）俊萍，你怎麼能順嘴胡說呢！

大娘：俊秀，你上啥火，媽能信她的話嗎！俊萍，你別氣你哥哥了，快把那個成績冊上的分給我念念。

俊秀：媽，你聽這個有啥用。俊萍，你別念了。

俊萍：（念）代數四分；幾何四分；化學三分；地理兩分；歷史兩分；語文三分；俄文兩分……

大娘：咋沒有五分的呢！你可趕不上俊萍，人家淨是四分和五分的。

俊秀：媽，你不明白，咱們是高中他們是初中。初中那能和高中比呢？對我們高中學生來說，若是得了三分那就合乎國家標準啦，四分那是優秀成績，五分，那也太難得了；全班也沒有幾個。

俊萍：你淨唬人，難道五級分制還有兩樣嗎？

俊秀：你歇着去吧，不了解情況，就別亂發言，就像你什麼都知道似的！

大娘：得了，几分就几分吧。俊秀，你把那个大洗衣盆拿來。

俊萍：（不滿意地）媽，你到底是怎麼啦！（俊秀向俊萍做了個鬼臉，進屋拿出洗衣盆，上。）

俊秀：媽，怎麼也不能再讓你老人家動手了，你別看俊萍她口頭上說不洗，其實，她的勁都準備足了。她那能眼瞅着那麼大歲數的老人洗衣服呢？

俊萍：（不理睬。）

（門外喊聲：王俊秀回來了嗎？）

俊秀：（一楞）誰？

大娘：俊萍，你去看看，誰來了？

（俊萍跑下，俊秀從窗口看見是馬瑞芳、石光，吃了一驚，連忙把衣服盆往床底下放，這時，馬瑞芳、石光上。）

瑞芳：（看見王俊秀的頭還在床底下，一楞）王俊秀，你幹什麼呢？

大娘：是你們倆啊，快到這兒坐吧。

石光：啊。

俊秀：（抬起頭來）原來是你們倆呀。

瑞芳：你忙什麼呢？

俊秀：啊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幫家干點活兒唄。坐，快請坐。

大娘：坐吧，這兩個孩子怎麼好幾個星期也沒來串門呢？

瑞芳：大娘，最近功課忙一些，總也沒有工夫出來。

大娘：誰知道了，如今的学生都像個忙人似的。

石光：（從兜里掏出一張紅色的紙片）王俊秀，你怎麼把這張請帖給忘了？

俊秀：（假裝地）哎呀，你看我這忘性有多大！還勞累了你們給送來。

大娘：啥請帖？

石光：是給你老的。

大娘：給我的？

石光：嗯，這是咱們學校的請帖，是請你老在明天午後一點，咱們學校開學生家長聯席會，討論學校和家庭如何配合，同把學生教育好的問題。

（俊萍接過去看了一遍。）

大娘：是叫我去開會麼？

瑞芳：是啊。

大娘：我老早就想到學校去看看，這回可有機會了。

石光：上學期召開的那次家長聯席會，你老怎沒去啊？

大娘：那次？我也不知道呀。

石光：俊秀，上次那個請帖，你不是已經交給大娘了嗎？

俊秀：啊，大概是……以前的事情，我早就記不得了。

俊萍：你根本就沒拿回來。

大娘：八成又是忘了，你這孩子也太馬虎了。石光和瑞芳啊，大娘問問你們倆，俊秀這半季，在學校里學的到底怎麼樣？我一點底兒也摸不着。

俊秀：（馬上接過去）看我媽這話問的，人家能好意思當我面就說嗎！

俊萍：哥，人家不好意思說，你可好意思說呢。哎，我才想起來，瑞芳姐姐，我打听你一件事兒……

俊秀：（見勢不妙）打听什麼，人家才到咱家，就問這，問那的。

瑞芳：這怕什麼。俊萍，你說吧。

俊萍：我听人說，五級分制給分的標準，你們高中和初中不一樣，你們高中生若是得了三分就合乎什麼國家標準了，這是真的嗎？

芳：（一楞）你听誰說的？

光：五級分制还分什麼高中初中，这不是笑話嗎？

芳：可是有人就硬說不一样嘛。

芳：誰？

芳：你們的同学。

光：我們的同学！（不相信地）得了，你別逗我們吧，在我們学校可找不出說这样話的同学來。

芳：找不出來？你都不用到別班的去找，就是你們班的。

芳：（吃惊）咱們班的！

芳：对。

芳：是誰呢？……王俊秀，你知道是誰不？

秀：哎！馬瑞芳，你這麼大的人，怎麼叫她小孩給唬住了，那有这样事呀。

芳：什麼，你还想賴嗎？剛才你是怎麼向媽媽說的。石光、瑞芳姐，這話都是从他嘴里說出來的。

芳：（吃惊）怎麼，王俊秀，原來是你說的呀！

秀：这……这……

大娘：（袒護地）这是他和他妹妹說着玩兒……

秀：（馬上接过去）对，我是和她鬧着玩兒來着，那曾想她还把它当成真事兒啦。唉！往后跟她們小孩說話真得多加小心，否則会起副作用。

大娘：（要把話岔过去）別嘮这些閑事兒了。俊萍，你去張罗做飯去。俊秀，你去買菜去。讓石光和瑞芳在這兒吃午飯。

石光：不啦，下午还有別的事呢。

瑞芳：下次來再吃吧。

大娘：別下次啦，今兒个說啥也得在這吃頓飯。俊秀，給你錢，

你快買菜去。

俊秀：媽，他們倆要是實在不樂意在這吃……

大娘：什麼，你這說的是什麼話？給你錢，快去。

（石光和瑞芳交換了一下眼色，決定不走了，俊萍已從屋裡拿出一個菜籃子，交給俊秀。）

俊秀：媽，還是讓妹妹去吧，我好陪着客人。

大娘：（有些生氣了）俊萍在家幫我做飯，你就快去吧，買二斤肉，再買點青菜。

俊秀：（無奈地）好，我去。（提籃下。）

（大娘入廚房。）

瑞芳：石光，你看王俊秀剛才那個樣子，一定是有什麼心事兒，恨不得盼咱們倆馬上就走。

石光：像有點事兒，平時王俊秀待人可熱乎了。俊萍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哥哥到底有啥事？

（俊萍笑咪咪地從床底下把一大盆衣服拖出來，把石光和馬瑞芳吓了一大跳。）

石光：
瑞芳：（同時地）這是什麼？

俊萍：這全是他早晨從學校裡背回來的髒衣服，讓我媽洗，讓我洗，他自己從來就沒洗過一件，看你們來了他就把它藏到床底下了……

大娘：（聞聲從屋裡趕出來）俊萍，你这是幹什麼！

俊萍：這件事情應該讓他的同學知道知道。

大娘：（生氣地）你，你怎麼一點臉面也不給他留啊！

石光：大娘，妹妹這麼做對呀。要不，我們還在做夢呢。

大娘：不，石光，你們不知道，他長這麼大，我從來沒讓他自己洗

过衣裳，都慣慣的了，这不能怪他。

石光：大娘，問題倒不在他自己能不能洗衣服，嚴重的是他向同學們撒了謊，欺騙了同學。

大娘：撒了謊？

石光：是啊，他在學校向同學們說，他沒用別人洗過一件衣服，一回家就幫助你老干活。

瑞芳：大娘，這是實話，在學校里，他還常向我們女同學叨咕呢，說他自己什麼活都能干，不但能洗衣服，還會補襪子。禮拜天回家也不閑着，除了幫你老干活，還給你講時事，給你開動腦筋。還說俊萍年紀小，貪玩，不愛學習，他就鼓勵妹妹進步……

俊萍：媽，你聽見沒有？這些都是同學們特意給他編的嗎？

大娘：（有些難過）這是那的事呢？俊秀對我還撒謊？

石光：大娘，俊秀這個毛病可不是什麼小事啊！他不只是在生活上懶，在學習上也懶。大娘，俊秀本來挺聰明，可是他就不使勁，學習上馬馬虎虎，粗枝大葉，直門叨咕功課重，作業多，其實，在課堂上還偷偷摸摸地看小說呢。這樣，他的成績就一天不如一天，而他自己還不知道着急。

瑞芳：在各種運動中他也老落在同學後面。上次，學校里開展了一個愛國衛生運動月，人家別的公司都打了上千只的蒼蠅，他呢，一共才打了八個！

俊萍：媽，你記住沒？他回家怎麼向你說的？

石光：他怎麼說的？

俊萍：他說他打了三千多只蒼蠅，還打了八只老鼠，為這件事兒，還受到班主任老師的口頭表揚哩！

大娘：唉，這個孩子，他怎麼撒起謊來了呢？怎麼變成這樣子

了？……

石光：大娘，你也不必着急，我們能想法幫助他把毛病改掉。

俊萍：幫助他，誰敢幫助他呀！剛才，我向他講道理，結果，還叫他把我說了一頓。他的理論可不比誰低呀。

瑞芳：對，俊萍說的對，王俊秀可能講一大套哪，平時，在討論會上、座談會上、報告會上和檢討會上，他常常發表長篇的演說，說的天花亂墜。所以，幫助他的方法可不能和幫助別人一樣……

（俊秀上。）

俊秀：（推開門）媽，菜買回來了。（忽然看見了地上的那大盆東西，一楞）

啊！……這，這是什麼？

俊萍：（机警地）你去買菜，媽怕你等着穿這些衣服，要給你洗。

瑞芳：（明知故問）怎麼，這些是王俊秀的衣服嗎？

俊秀：（上了當）對，是我的。你們倆不知道，本來我打算到家就把它洗了，沒等動手你們倆就來了，就沒倒開空……媽，剛才我不是向你說了嗎，就這兩件衣服，那能讓你老人家動手呢。

（大家不禁大笑起來。）

俊秀：（一楞）你們笑什麼？干別的不行，洗衣服我可不外行，管保比你們姑娘洗的還干淨。

俊萍：（從里屋提進來一桶水）哥，你別嘮了，來，你快洗吧，給你，這是胰子，這是小板凳，你洗吧。

俊秀：（吓了一跳）這那對勁兒呢，怎麼能當客人的面洗衣服呢？這太不尊敬人了！

瑞芳：沒什麼，你就洗吧，一邊洗一邊嘮。

俊秀：不，我那能這麼沒有禮貌。